

责任编辑：殷健灵

两年前我与爱妻蓓琪度过了 50 周年金婚纪念，回顾过去半世纪婚姻生活，我们经历了许多的喜怒哀乐，但是一生中最令我们心惊肉跳的时刻，莫如那次在哥本哈根登邮轮回美被拒的那一刻，我的持了瑞典护照的妻子几乎回不了纽约。

我们是于 1961 年成婚的，我在求婚之日答应她，两年内必去她的家乡瑞典看她的父母。我们定于 1963 年 5 月北欧天气最好的一月去瑞典，我还记得自己于 1947 年初来美国留学乘船 17 天的船上乐趣。飞机尚未通航，乘坐老式飞机自上海至旧金山需时 4 天，中途还要在关岛、火努鲁鲁等处停留加油。1963 年我们特别叮嘱旅行社，单程飞瑞，回来必须乘坐当时瑞典著名的 KUN-SHOLM 豪华邮轮。旅行社告知我们喷气式飞机只需 7 小时，回途邮轮却要 9 天，问我们会不会在船上长途感到无聊。我们倒反而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船上享受闲暇的奢华乐趣。

在瑞典时，我们与亲友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西柏林游玩。那时尚是美苏冷战剧烈时期，我们觉得西柏林犹如任何一个欧美奢华城市，青年男女衣饰入时，坐在露天咖啡座饮酒喝咖啡，观看行人人群中的美丽少女。我与蓓琪生庆，乃向旅行团主持人建议前往东柏林一游，去看看苏联阵营统治下的城市是怎样情况。20 世纪中叶，冷战剧烈之际，我以为去东柏林可以长长我的知识，满足我的好奇心。果然，乘了游览车，一进隔离东西柏林的城墙，情况大变，路上行人衣着褴褛，街道冷清，没有咖啡座或时髦男女。游东柏林不是为了取乐，只是为了好奇，我个人则是特别要体验那里的气氛，看了非常丧气，更想念自己的祖国。

今日东西柏林、东西德国的合并，还有东德出身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，当然已使德国步入正轨。不过我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东柏林之游带给我们的那一场虚惊。

我们初入东柏林境内时，全副武装穿了黑色制服、黑色长靴的守卫一开口就令我想到电影中的纳粹盖世太保，厉声要我们取出护照盖入境图章，我们战战兢兢地将护照奉上，对方挥手让我们入境。这个印象令我难忘，不料这样一颗图章到了我们在哥本哈根乘船回纽约时，竟演变成一场与轮船公司管事人争辩的不快经历。这位身材矮小丹麦口音的当事人员在我们上船登记时，一看护照就说：“你可上船，她不可！”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是美国护照。她是瑞典护照，打了东柏林入境之印，即使有了绿卡，美国移民局也不准入境。”他又解释说，“不然美方会命她坐原船回来，轮船公司须要负担。”他劝我们赶快去当地美国领事馆求援。

那天恰逢星期六，领事馆休息。我们驱车前往，一位管门的美军守卫听了我们的解释，说他可以请一位周末值班的领事前来帮助办事。美军毫无傲气，那位年轻女领事立刻驱车来领事馆，邀我们入内。她听完细节后，写了一份公文，替我们向移民局解释，说明我妻的绿卡没有问题，并称美国游客前往东柏林观光乃是常事，轮船公司那人太过大惊小怪。公事办完后，我们与女领事闲谈，她说进入外交工作，必须在国务院受训练，我问她是哪年受的训，与她同时受训练的一班中，恰好有一位是我在密苏里大学的同学。我们相谈更欢。她劝我们不要担心。持了这封美国领事的信，轮船公司果然准许我们上船，我们在船上过了几天舒适的生活。

令我们惊奇的是：一进美国码头关口，海关人员立即表示欢迎我们回来，那位女领事的信根本不必要。

浙闽赣三省交界处，南接福建西邻江西“一脚踏三省”的地方，在重重大山环抱之中的一片山谷里，有一个千年历史文化古镇廿八都。这是一个由外乡移民建造起的古镇，形成独特的廿八都文化，没有装饰性，也少有商业气，原汁原味。

古镇保存着 47 幢有代表性的明、清、民国老房子，飞檐上翘，雕梁画栋，每幢老建筑的门楼风格各异，奇斗妍，砖雕木雕精美高雅古朴，马头墙，花格窗，门楣上大多雕刻着和合二仙、寿仙、八仙、瑞兽、祥草等吉祥物。老房子以徽式为主，也有浙、赣、闽、滇式老建筑。气势最宏伟的是位于镇北的大文昌宫，建于清光绪 14 年，供奉着文昌帝君和魁星，也是当地书院，是文人雅士读书吟诗作文的场所。这是古镇商人集资建造的，商人经商致富，但地位不高，“士农工商”，排在最后，富商期望自己及当地的孩子魁星高照，读书做官，学而优则仕。文昌宫主建筑有三进四天井，除雕刻外，樑上及屋顶上

画有 340 幅精美彩绘，有“三字经”中的“五子登科”故事，有“悬梁苦读”、“衣锦还乡”、“卧冰求鱼”等忠孝节义、光宗耀祖的内容。“文革”时，文昌宫因改作粮库而得以幸免，乡人也有保护意识，彩绘都用灰泥涂抹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
古镇现住着 800 余户人家 4000 多居民，有着 142 个姓氏，新中国成立前慢慢形成以姜、杨、曹、金、祝五大家族。各种外来文化在此碰撞融合，形成独特的廿八都文化。这里的居民互相讲一种廿八都官话，和普通话有点接近，有着北方语系的基因。古镇同时还使用着江山腔、浦城腔、广丰腔、灰山腔等 13 种方言，一个小镇，使用那么多的方言，真是一个方言的宝库了。

廿八都的历史要从唐朝 878 年黄巢起义军攻打福建说起。黄巢起义军和前来围剿的四川剑度使高骈在仙霞

读欧·亨利的《最后的常春藤叶》，会想起小时候，在操场上数树叶的情景：高高的白杨树上，摇动着最后几片叶子，树后面是深秋的天蓝，大雁早就排着队往南去了。冬天，我们上学放学，还能看到那几片在寒风中抖动着

的叶子，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夜间落下来，我希望它们还能在那里。我和小伙伴们那样想，不是想要颠覆《自然》课本上的知识，现在想来，可能仅仅是一种寄托。直到上中学，看到《最后的常春藤叶》，才明白那是人之常情。

深秋和初冬，见片片枯叶飘落，和春天绿了人间一样，让我生出对万物的崇敬，感受生命之美。银杏落叶时，一地静穆的明黄；风过处，草地上，道路上，都飘满了。秋天，在玄武湖公园，看到满地银杏叶，特别感激那些爱美的园林工人——他们只捡去游人不慎丢下的杂物，而让落叶安静地憩在地上。

我在城墙公园散步，也有黄叶悠悠地落在草上，落在路边，我觉得每一片都像是在说话。然而，没到中午就被清扫一空，时时地扫，路上洁净到没有一片树叶，这反而让我感到失落。有天下午，看到两个工人爬在树上，使

初看，西溪与沙家浜无异。船在水中走，四周是芦苇，树丛，高处有房屋，黑顶的，古式。江南的初冬，仍然有味。自然有枝叶凋零着，譬如芦叶，枯焦地垂荡着，芦花白茫茫，向节令致意。但还有更多的颜色，似乎不在意冬的到来。淡绿，深绿，老绿，黄的。深黄乃至泛红的。

看见一只极美的锦鸡，在理毛。黛绿色，硕大的翅膀斑纹绚丽，比动物园里的美许多。还有许多鸭那么大的鸟，素色，悬在树上不动，引来一片惊讶声。

到高庄。有戏台。有人穿了滑稽的戏服，在唱。文班肢体夸张地演奏。均听不清。

站在岸边，看水，看树，看远处的山。不知身在何处，今夕何夕。

发现一棵树上悬着火红的果子。一只。两只。三只。是柿子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南柿树。不知它为何这样倔强。

真的可以用“倔强”来形容。它的枝干遒劲，在空中拗出很好的造形，可以入画的。它又不是香樟，它又不是楠木，它又不是檀。它的身不能作材料，恐怕只能烧火。如果没有那红色的果实，谁能记得它？

看到过北柿树。温和，枝干的线条圆润。结的果也大方，黄红的，形状敦实，味道也滋润。不大喜欢南柿的颜色，虽红，却有些个俗，有些个阴暗。看见南柿，我会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想起张爱玲的小说。想起张艺谋的电影，那些伪民俗的东西。

但我被南柿树的造形慑服。它让我想到“杭铁头”，这是形容杭州人的倔强。想到绍兴大板，亦即绍剧，它的腔调。高亢的，不屈服的，向命运叫板的。

问同事，松江可有柿树么？回答是有的。但我没见过。我想看看松江的柿树。看它是否如西溪的柿树一般的，有性格，有造型。

突然想起，松江确应有柿树的。民军弟写过一篇散文《宁静的柿子树》。记得开头是这样的：

“就这样，这棵柿子树宁静着，站立在校园里……”很美的开头。结尾也好的。那些火红的灯笼般的果实采摘下来，分给了学生们，老师们，校园复归宁静。这时：“校园里来了一些老人，他们抚摸着柿子树，喃喃地说，你还在，还在……而柿子树认出了他们。它从他们的皱纹里，读出了当年的故事。”

有时间，我要去看看，看看民军弟写的柿子树。

为什么不让它自然地飘落

吴非

劲摇晃树枝，让树叶落下；路另一边，一男一女两个工人用长竹竿抽打枝头树叶，很多树叶还绿着呢。我停下询问，为什么不让它自然地飘落呢？女工说，从早上不停地扫到晚上，领导还经常批评扫得不干净，担惊受怕的，干脆把树叶全摇下来，省得没完没了地扫。这个公园的保洁分段管理，每个工人负责一片。只是因为树叶落在草丛上，“领导”看着不顺眼，认为工人偷懒，于是，落叶归根的自由也被没收了。可这是树叶，不是庄稼，能收割得一二净，树的落叶怎么可能“定时”或是“按期完工”呢？工人怕扣奖金，为图省事，竟动手上树打树叶，——你不肯落就一律击落。“领导”是谁？工人说“是大组长”。“大组长”是干部吗？“大组长听副主任的，”工人说。我官场知识少，猜想“副主任”起码是个“副科级”，要不怎么有资格管这两平方公里的树叶呢？



我站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。请将时间倒退 30 年，这里没有中信泰富，也没有恒隆，

20 路电车带着手风琴般的折逢飘逸而来。对面的泰康食品店，华灯初上，人头攒动。玻璃瓶酸牛奶，两角二分，揭开硬纸盖，凝脂状的浮浆溢满瓶口，用舌尖轻一舔，溜滑，微酸，乳香扑鼻，你什么都不用去想。在上海，慢慢地消磨时光，真好。

插队安徽的同学曾经来信，其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想死了泰康的酸奶。

我拿着两张电影票，等待海运学院机电系的女生，看着她汗津津赶来，我们被红绿灯隔开，我举着奶瓶，她做着鬼脸。

平安大戏院，原来张爱玲也喜欢它，说它“灰

当然，摇树打树叶，还是轻的，这里也常挖了老树换新树，特别怪，小朋友前年在那棵

树前照过相，今年想找那棵树再合个影，竟没了，换成另一种树了。草皮也常铲去，另铺新草。何以竟容不得春风吹又生？道理也不复杂：哪能让经营草皮的厂商喝西北风？

正议论打树叶的事，传来一声巨响，循声看去，是河的西边，轰鸣着的拆破机掀翻了一堵墙，那边在拆一幢 6 层楼。清洁工用方言骂了一句什么，又去打树叶了；一旁的老汉摇头叹息：“1998 年才盖的，二话不说，就拆了。”说起来是古城，除了城墙，没什么古建筑，三十年以上的房子，也不多。盖房子也会像种庄稼的。

一幢楼和一片树叶，命运竟会一样，只要有个“副主任”看不顺眼，就可以关照“大组长”去扫荡去拆，说不要就一律不要了。那种“手一指一条路”、“脚一跺成曼哈顿”的派头，或是毁了自然之美，或是毁了多少人的平安和念想。

美丽的城市，要有懂得美的人去管理。每天路过那几棵光秃秃的树，就会怀想那些没来得及自然飘落的叶子。



色颗粒送到嘴里……

如我所愿，音乐起来了，夹杂着海鸥的鸣

叫，我和机电系女生的手扣在一起，我一直怀疑，女孩子脖子上有一种优质酸奶的天然气息。海浪轻推，厂长和他的女人，一个三点式美女，海水里纠缠着。电子合成器在高音上不下来，飘飘忽忽，吉他打着节奏，中速，不紧不慢，伴随女声无词的哼唱，一遍遍把音乐推向高潮。

30 年后，电影情节忘记得一千二净，机电系女生没有因为泰康酸牛奶的美味留沪，她去加拿大了。冷漠的中信泰富取代了泰康，平安也不知道魂归何处，塑料盒早已将瓶装酸奶剿灭。

一天，陈村来电，他说要传一条 MP3 给我，听了你就知道了。

我听到了海鸥的鸣叫，电子合成器……瓶装酸奶的味道复活了，还有平安那不算长的甬道，多少老克勒喜欢躲在那里，当然还有机电系可爱的姑娘，她的睫毛天然上翘，嘴唇小而精致。

再见！1979 年平安第四场。那条 MP3，依然在我的电脑里，永远不会格式化。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衢州行

世界遗产入江郎，请看明日本栏。